

文艺

黄河人

天下黄河有多长  
黄河人的情就有多长  
从源头到入海口  
每一朵浪花都记在你心头

天下黄河有多长  
黄河人的梦就有多长  
风里雨里浪里  
母亲河安澜是你热血铸就

哎嗨哟  
黄河万里浪滚九州  
黄河人与母亲河共奔流  
生为黄河来  
去为黄河走  
天下黄河有多长  
黄河人就有多少追梦的春秋

我爱这黄土地

我爱这黄土地，亲亲的黄土地  
你是我血脉相连的相偎相依

天下黄河 (诗五首)

我在风里雨里黄土地上长大  
你给我生命奔放的高天厚地

我深深依恋你，亲亲的黄土地  
你是我一生诗情画意的希冀  
我无论飞多高运行到哪里  
你都回荡着妈妈嘱托的旋律

我爱这黄土地  
爱你春风绿染千里万里  
爱你激情燃烧的火热夏季  
爱你瓜果飘香的芬芳大地  
爱你冰封北国圣洁的壮丽  
我爱这黄土地  
这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我爱这黄土地  
这春风万里的黄土地  
黄土地

家住黄河口

掬一捧黄河水就止不住泪雨  
捧起黄土就像捧起故乡的情谊  
母亲河血脉酿出这片多情的土地  
黄河口哺育我家园神奇美丽

你看那黄河口湿地一望无际  
洁白的芦花风吹雪浪滚滚千里  
百鸟起舞纵情鸣唱欢歌笑语  
稻花香飘醉在母亲河浪花里

我家祖辈辈就住在这里  
母亲河乳汁把我亲情养育  
我深深依恋母亲河  
乘风破浪黄河口新的希冀

我家祖辈辈就住在这里  
黄河入海的壮阔给我豪气  
我紧紧拥抱母亲河  
同托举黄河口幸福新天地

那片银杏林

看那秋高艳阳  
那片银杏霜染金黄  
我们相邀在这片银杏林  
个个如花浓艳丽装  
多像那出嫁的新娘  
银杏林中舞起秋风凉爽

看那天蓝暖阳  
风吹银杏金果飘香  
无人机在林中自由飞翔  
摄影人已醉入甜蜜梦乡  
留下笑脸留住秋光  
留下天上人间恋曲交响

放眼银杏十里金黄  
林中欢歌阵阵飞扬  
我们相聚在这片银杏林  
拥抱金黄秋光大地芬芳

天下黄河

滚滚黄河万里流，  
天水云光舞袖。  
一声母亲连心头，  
多少英雄汉，  
忠魂踏浪走。

筏漂船行大河上，  
稻花香里放喉。  
忽闻天公问春秋，  
泪雨泣长河，  
歌飞信天游。

坊间

回家吧，回家了

家太远了，我每次回家总会消耗掉很多力气，但总是要回家的，家就是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那里不仅有拉扯我们长大的父母，也有那座不论怎么修路、怎么改道、怎么挖都改变不了的山。

二〇〇七年，那时还不能网购火车票，我想办法买到了一张票，从北京西站上了车，咣咣当当地往家里走。没上火车前，想家不是具体地想一个人，想一种食物，想一间房子，而是一种感觉，挥之不去的感觉。打电话，看照片，都无法排解，必须是亲自回去，躺在那张床上睡几天，喝上几天家里的水，聊上一些家里的事，见一些乡亲，串几家亲戚，知晓几则亡讯，才能消解这种乡愁。

火车上，归乡的兴奋渐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疲惫，天怎么还不亮？天亮了就好了，黑夜的疲惫就消失了。火车停在水车站，踩到地砖上，脚都站不稳。地砖太旧，已经看不出模样，上面是一层土，是风吹来的土。从踩着北京西站站台的最后一脚，到踩着天水火车站站台的脚步，时间像倒退了二十来年。出了火车站，我被拉客的司机围住，他们问我要去哪里，这些司机嘴里喊着这列车上的人们所熟悉的地名，那是无数个故乡。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了十几个县的名字，每个县还有一个相关的记忆点：秦安的桃子，静宁的烧鸡，庄浪的梯田……

我想凑几个人拼车去汽车站，却凑不到，等得太着急，就上了路边一辆去兰州的长途大巴。路过某个县城时，大巴开了进去，等了一个小时，却不走了，因为这里上车的人太少。司机把我们几个乘客倒腾到另一辆小巴上，再等，还是不走，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已经把让人等得够着急了，这时候大家的耐心都一点一滴被消耗在了路上。有个人起头，找司机退钱，我跟着退，退完之后打车到另一个长途汽车站，买票、上车，三十分一趟的车很快就坐满了人，上车前我在车站门口吃了一碗拉面，没吃饱的话再要上两个芥面油饼。发车后，车上开始有乡音了，心开始暖和了。身边的人一句一句聊的都是熟悉的往事。小伙子们的额头都很相似，姑娘们的脸型都很接近，

到底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么一看，大家的像极了兄弟姐妹。

车盘了一个山口后就上了高速公路，只走了很短一段路便下了高速公路往山里走。石头山上的树矮，山下有水，水旁边就是路。山上的树高，林子密，满眼都是绿色。偶尔看见几条山路，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在车上看，路很清楚，却从未见过路上有人。这时候车载电视上刚刚放完了一部电影，来来回回总是那么几部贺岁电影。我看到每一部电影都会想起那部电影上映的那一年春节的事，不年不节的时候回家，通常就是家里有事，车上有一人吃东西，把其他的人也勾饿了，都开始吃，各种味道串在一起，好像在饭店里。

这段路一下雨就塌方。那次我被堵在路上等了一整天，往前走不动，掉头也掉不了，只好等着，大家都把吃的拿出来，互相吃吃喝喝过了一个下午。路通了，天也黑了，到了县城里，找了个车站旅馆住下，外面下着雨，旅馆人爆满，没有单间，十来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一张床一晚十块钱。住在这里的人有送孩子去外地上学赶早班车的，有和我一样被雨堵在路上的，有等半夜发车的。在这种车站旅店中，总是能见到很多在路上暂时停留的人，和他们随便聊聊，聊累了就容易睡着。如果你不相信人间有真情，那就去看看长途车站里发生的送别和迎接吧。

第二天起来，先吃了几个洋芋包子，然后去车站坐发往镇里的公交。车往山梁子上开，开到山顶后，又在山上走了半个小时，熟悉的麦地，熟悉的山，熟悉的村名碑，熟悉的每个风口，每一棵树，熟悉的路边商铺。快到庄子口时我喊：“师傅，前面路口停一下。”师傅从来不回应，但到了地方就会停下。下了车，庄子口肯定有人站着，等人的，送人的，认识的人都问我：“回来了？”我答：“回来了。”遇上就能叫得上辈分的，就一问候；叫不上辈分的，就直接问好。往家走，一路会经过各家的大门。谁家

翻修了，谁家安装了太阳能，谁家门口建了车库、买了新车，谁家院子里荒了，一看便知。门口蹲着的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晒草，我便走过去递上一支烟，问一问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这些人有些是我的玩伴，有些是我的同学，总有几个失去联系的人，我只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知道他们的一些近况。

到了家门口，一群伯叔婶婶正聚在一起聊天。我从包里拿出烟发一发，给孩子们拿出水果糖散一散，婶婶们也喜欢吃糖。一一问候过后，我进了家门，问候奶奶，问候父亲，问候母亲，去正房里给爷爷的牌位上炷香，磕头，然后再出院子，和家门口的一群人一起聊聊，要说庄子里变了吗——人还是那些人，他们从我记事起就那么老，一直老在那里，可他们是不变的，老的反而是我。若是家族中有人在本次回家前去世，我便会上去炷香，庄重地给逝者磕一个头。

偶尔回家的时候也会赶上庄子里空空的，到了家里也喊不出一个人来——人都在地里呢。我只好自己洗洗涮涮，等着，实在等不及了，便去门口问路过的人。路过的人指着地里说：“在那里呢，看到没？”我朝地里望去，好多人，每一块地里都有人，真是热闹。我站在门口大喊：“我回来了。”

我回家的时间没准，所以家人也不会守着时间等，只要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就好，毕竟回家时有的路太复杂。到了家门口，总有人问：“路上走得顺不顺？”“车上人多不多？”“走了多久？”“从小就听惯了这些问候。

小的时候，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那么多人回家，好似这些人一辈子回了几千次家。如今轮到他们这一代了，我们依然会前仆后继地回家，每一个节日都要回一次家，清明、端午、春节……似乎也在把所有的回家都积攒起来。

到家的第二天，先去看望一溜家谱里的长辈，给他们带些茶叶、烟酒和牛奶，或者给喜欢吃肉的大辈买只烧鸡。如果时间充裕，再去看看几个哥哥，每到一家，我的屁股都像是又变重了，不想走。聊啊聊，聊他们的事，聊庄子里的事，聊过的事，聊光阴，聊糟心的事，聊聊失算，聊聊某个人。

苏先生

到家的第三天，我是肯定要钻到地里去的，赶上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一干就是一整天。在地里遇到的时节，遇到的天空，遇到的昆虫，遇到的飞鸟，遇到的人，都是新的景象。时空被拉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还在开着手扶拖拉机，夸耀着自己在农业合作社时代练出来的一身技术；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这个镇，在家门前见证了飞云流逝，岁月变迁。

后面的几天里，我会被各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喊去吃饭，一天吃好几顿饭：雀舌面片、凉粉、凉鱼、羊芋面筋、油饼、浆水长面、大盘鸡、羊芋包子……这都是我之前去看望他们时无意中提起的家乡美食，我说我嘴馋啊，这就都吃到嘴里了。

有时我会去镇上走走，老铺子还是老铺子，新铺子也起来不少，在镇里做生意做的是为人、人处好了，生意就有了，一做就是一辈子。

没几天，到了离乡的日子，我又要出发了。以前大人出门时，都是我送他们，现在他们老了，开始送我出门了。更小的孩子在长大，也跟在大人后面送我，正如我当年一般。离乡路上的时间过得是那么快，汽车、高铁、飞机，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奔赴城市，一下子就到了，似乎有魔法一般。

返乡后的时间是真实的，一分一秒都能感知到——早上露水消失；大地上的影子随着日头移动；刚聊完一个人的一生，一抬头就看见了这个人脸上的汗水和皱纹……每件工具、家具置办的时间，碗口上的一蹭一刮，什么都能讲出个道儿来。

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离家的？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年月里发生的事情了。

往前追溯，摸索着离家，试探着离家，锻炼着离家，往远了走，往镇里去，往县里去，往市里去，地图扩大，独立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更广阔的世界里讨生活，挖光阴。

如此这般，我们踏上一趟越目的地更远，更陌生的旅途，去城市的角角落落。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离开过家，离开和离开不一样。我们的离开，是前仆后继的，没有退路的离家，无法再回头的离家，而且总是一代比一代更早早地离家。

戴永夏

“下广”人员及其家属都要参加祭花神仪式：设供品于园中最老的牡丹前，将红绸子挂在牡丹枝上，参祭者长时间地跪拜祈祷，祈求花神保佑“花开适时，人财两旺”。正式启行时，按当地嫁女“西进东出”的习俗，花车必须从街东口出村上路。

菏泽到广州，远隔万水千山，距离四千多公里，花农把牡丹运到广州，实在不易。他们最早多走水路，即乘船沿黄河东下入海口，再经渤海、东海、南海，到广州登陆。后来水陆兼行，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用红车把牡丹运到千里外的龙口装船，经海路到广州；另一条是先把牡丹运到三四百里外的济宁，再从运河装船到浙江钱塘，然后再转轮船漂洋过海到广州。后来有了火车，有的就乘船沿黄河至济南淤口，再从济南乘火车至上海，由上海转乘轮船到广州。不管陆上水上，都是千难万险，困难重重，有的尚未到达就活活累死在路上……

牡丹运到广州后，在正常情况下，栽下七天，鳞芽便开始膨大，顶端绽裂露露红丝。再过七天，顶端开裂显著，再过半月，花蕾离茎。再过25—30天花开，花开正当春节，在广州传

前尘

鲁迅过元旦

王吴军

鲁迅一直是以平静的心情面对各种节日的，对于元旦，鲁迅依然心情平静地说：“……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总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但是，元旦的时候，鲁迅也总是会欣然辞旧迎新的。

每逢元旦，鲁迅常常会停下繁忙的写作，或者和朋友聚聚，或者去逛书市、游古玩市场，或者听戏、看看电影。1913年的元旦这天的午后，鲁迅就和好友许寿裳一起去街上游玩。鲁迅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一日，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午后同季游先农坛，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这一年的元旦是所谓的“共和大纪念日”，当时的内务部礼俗司设在先农坛的古物保存所免费开放，游人很多。酷爱文物收藏的鲁迅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免费开放的机会。鲁迅还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谢承书》是谢承的《后汉书》，鲁迅于上一年的八月曾抄完了汪文台的辑本。1913年的元旦，鲁迅又以清朝孙志祖的辑本与之互校，由此可见，鲁迅是极其勤勉的。

1914年的元旦，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一日，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杨仲和携食物，却之。午后季市来，往敝家胡同访张协和，未遇。遂至留黎厂散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下午宋守荣来，未见。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在日记中，鲁迅写了这一年元旦的生活情况。元旦这天，在京时的同事或朋友前来拜访，而鲁迅“未见”，应该是双方事先并未预约。鲁迅在日记中还写了“杨仲和携食物，却之。”杨仲和是鲁迅的朋友，但是家境不大好，所以，他在元旦这天送给鲁迅的礼物被鲁迅婉言拒收了。鲁迅日记中的“季市”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许寿裳和鲁迅交往甚密。“留黎厂”就是北京的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文物集散地。1914年的元旦，鲁迅访朋友，谈论文学或社会上事情，过得很充实的，而且，鲁迅在这次元旦的时候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淘到了几枚古币，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1923年的元旦的中午，鲁迅请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而在1926年的元旦之夜，鲁迅去看了一个剧社的舞台演出。

其实，鲁迅是把元旦这个节日当成了短暂休息日，通过休息来积蓄更多的精力。

在元旦到来的时候，鲁迅还会将全年的作品汇编成集。1934年的元旦，鲁迅撰写了杂文集《南腔北调集》的题记。1935年的12月31日，鲁迅不辞辛劳地编好了他两年来的杂文，《且介亭杂文集》的后记写完的时候，恰恰是1936年元旦的凌晨时分。鲁迅在日记中曾经写到，1928年的元旦，1930年的元旦，1936年的元旦，他们都是“无事”。鲁迅说是“无事”，其实有时候是刚刚放下笔开始休息，比如1928年的元旦，时年48岁的鲁迅就在上海寓所再次写下了屈原《离骚》中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两句话，以此自勉自励，珍惜光阴，奋斗不息。

有时候过元旦，鲁迅会写一些杂感。1933年的元旦，鲁迅收到了《东方杂志》，当晚，他写了一篇短文《听说梦》。鲁迅写这篇杂感，是因为《东方杂志》在1932年年底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约四百封征稿信，让他们以“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为主题，征求“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热烈的“新年的梦想”大讨论。《东方杂志》并未向鲁迅征稿，但是，鲁迅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觉得“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因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这一年的元旦，鲁迅还写了《二二年元旦》这首诗：“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春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在1933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旧历年(当作酉)年元旦。……又戏为郭其山先生书一笺云：(略)。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改‘胜境’为‘高岫’，‘落’为‘击’，‘戮’为‘灭’也。”“静农”指的是鲁迅的学生台静农。“高岫”指蒋介石在庐山设立的总部。

1935年元旦的下午，虽然是节日，鲁迅却投入了辛勤的工作，开始翻译《金表》。《金表》是俄国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鲁迅在元旦这天不休息而辛勤翻译这篇童话作品，是想给当时的孩子们送上一份健康向上的文学读物，他说：“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由此足见鲁迅对孩子的拳拳爱心。

元旦的时候，鲁迅也依然关注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1936年的元旦前后，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了：“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中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高兴热烈。”这些话展现了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他对当时的社会黑暗状态的激烈抨击，可以说，鲁迅的一颗心时刻都在关注着中国民众的命运和中国未来的命运。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回忆说，每逢年末最后一天，鲁迅必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整理、存放当年的日记，另一件事是挂好新一年的日历牌，然后点燃香烟，在藤椅上休息且思考，想一想过去的一年中自己做了哪些事，鲁迅如果发现自己去有该做而没做或留有遗憾的事情，他就会“万分不自在”，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加倍努力去做好这些事情。

山海经

菏泽牡丹南国开

每逢新春佳节，南国花城广州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迎春花市。花市上各种鲜花争奇斗艳，万紫千红，使这南国大都会成了名副其实的鲜花海洋，美的天堂。在这花海之中，有产自本地的名贵花卉，也有来自外地的“远方来客”。其中来自数千千里之外的山东菏泽牡丹，就颇受人们青睐。

牡丹一向被视作“国色天香”、“万花之王”，是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象征。许多广州人都喜欢春节时买盆牡丹摆在家中，取其“花开富贵，春满人间”之意，为新春佳节增添喜庆、欢乐气氛。为了满足广州人的这一需要，远在三四百年前的清代，山东菏泽的花农就开始把牡丹运往广州催花出售，当地人把这称作“下广”。

为什么牡丹要千里迢迢地从北方运到南国？这还要从牡丹的生活习性谈起。

牡丹是生长在我国北方的名贵花卉，其种植区域十分有限，过去全国除山东菏泽、河南洛阳外，鲜有大面积种植者。因此，菏泽不但是闻名中外的牡丹观赏胜地，也是最大规模的牡丹输出基地。在清代，菏泽牡丹就曾被作为贡品进京，同时还大量销往外地，其中主要

是销往广州。这不单因广州人喜爱牡丹，更因牡丹在广州能获得“第二青春”：在北方，牡丹开花的时间是谷雨前后，在天寒地冻的冬天是不会开花的，而广州的冬天像北方的春天一般温暖，所以牡丹来到这里便会提前开放。正是牡丹的这一特点，便促进了它在广州的热销。据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菏泽县志》上记载：“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值以归，故每岁辄一往。”《赵楼牡丹花谱》一书中也说：“推销最多的一年，别处无人统计，仅广州一地就运销八万多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牡丹种植的进一步发展，牡丹的外销量进一步增加，每年销往广州的牡丹增加到10万株以上，仍居全国之冠。

牡丹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然而把它运到广州却要历经千辛万苦。

过去菏泽花农将牡丹运到广州，一般是在霜降以后动身，一路上少则一个月，多时50多天，大约农历十月底到广州。临行前，他们先将带着“土托子”(根部老土)的牡丹每60株打成一包(约100斤重)，多则1000包，少则500包，装在红车(独轮车)上待运。然后所有